

## 懷念饒宗頤教授 (1917年8月9日 - 2018年2月6日)

### 仰望饒公

王晉光

固庵先生以百歲高齡逝世，可謂福壽全歸，然而親友門生，不免哀傷惆悵。二月廿七日傍晚，跟隨姚德懷、梁崇榆和游社媛三位先生往殯儀館弔唁。在靈堂裡，遇到舊同事何廣棧教授，與之握手後，心裡突然別生感觸和難過。

2003年，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印製了二十卷本的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。記得剛出版時，饒公頗有興趣地向我們講了消息，同學李銳清教授對我說，他花了五千多元港幣，訂購了整套文集。我並不知道，原來當初饒公把稿件交給內地某出版社，不知甚麼原因，大箱的手稿堆放在出版社好幾年，始終沒有動工排印，可能當時出版條件比較困難。何廣棧教授在臺灣華梵大學任教，回港時探望饒公，談及出版，饒公頗覺遺憾。回臺後，何教授主動與新文豐老闆講此事，該公司不惜成本，毅然承擔出版任務。饒公家屬特地請人進內地運回書稿，送往臺灣，書很快就印出來了。饒公著述數量非常多，但分散各處，這套文集最能集中體現饒公的學藝成就。出版的事能順利解決，何教授居功至偉，饒公當然對他青眼有加，我們亦由此知道何教授在文化界之地位。回心一想，作為饒公之學生，我們做了甚麼？

著名漢學家汪德邁教授 (Prof. Léon Vandermeersch)，已九十高齡，數次由萬里之外的法國，蒞港訴說饒公給他的教益。偶然有人問饒公，華人學生之中，哪一位是他最欣賞的高足？據說，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的陳學霖教授 (1938-2011)。陳教授回香港任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，是謙謙君子，曾經好幾年同事。他離開中大前，問我是否認識陳平原教授，我則介紹他們握手。老的陳教授回美不久，就回天國去了，年青的陳教授也早已返回北京。人世滄桑，悵望往事，想起饒公周遊列國，在香港，澳門，新加坡，日本，法國等地都有學生，如果排起隊來，我可能是幾公里外的最後一人。怎能不難過？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有一回，幾位同門不約而同到饒公家裡拜年。忘記當時談甚麼話題，饒公說他家有女兒，沒有男孩，他一直視學生為自己的孩子。我聽了心中一動，一直記到現在。然而，對學術和文化的要求，饒公是很嚴格的，並不寬容。我的印象尤非有求必應。其一例是，在更早時間，一位對篆刻入迷的朋友，想出版一本個人作品集，問我是否能求饒公題書名。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，答應引領他謁見饒公。饒公見了新派印章拓本，自是大異其趣，就誠懇地勸他細心揣摩鄧爾疋 [雅] (1884-1954) 的印譜。三十多年後，有人邀請我參與旺角一所私立院校的重組工作，我又一次不知天高地厚，豪爽地答應了。其時想請饒公為校名匾額題字，這次我們不好意思直接問他老人家，就拜托一位師兄探口氣。現在教育界惶惶不可終朝，在到處瀰漫悲觀氣氛的情勢下，私校的發展畢竟有限，何況就學人口近年直線下降，根本一切只是徒勞無功。學校重組的事以失敗告終，我個人則遭受重大損失，那題字的事當然也沒有結果。我倒是佩服老先生有先見之明。近年家事港事不暢，出門常覺迷茫，至於教學內容，又因應需求轉向現當代文學、方言學習以至語文學習，這些都遠離饒公的研究課題，我不敢見饒公，免得老人家問起來，只有慚愧的份兒。若謂師承，無從啟齒，只能老實回答難過二字。

記得四十年前，在研究院聽饒公講了兩年課。畢業論文由饒公指導，書稿就交給天地圖書公司出版，饒公寫了序，並為書名題簽，這提攜之德，讓我一生感激。後來有幸踏進上庠之門，開始吃學術飯，我慢慢地體會當中的滋味，了解自己的局限，對於饒公的成就，真是由衷折服與敬佩。提起饒公的著述，一般分十大門類，其實當中任何一個門類，我都不敢仰望。除了難過，只有慚愧。

籌辦《文學論衡》的時候，我們決定邀請若干位學界先進擔任顧問。我負責邀請饒公，當時心中頗為忐忑，害怕遭到拒絕。不意剛好香港大學有一個公開活動，在陸佑堂門口見到饒公，趕快提及這事，饒公一口答應。這是又一件值得感恩的事。

那天弔唁之後，我對三位先進說，饒公真一世之偉人，我舉頭仰望，實在望塵莫及，這些年來不敢對人多言，連你們也不知道饒公是我老師。  
(2018年3月8日)

選翁教授靈右

業精六學，仰也彌高，鑽也彌深，洋洋著述傳千古；  
才備九能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莽莽乾坤有幾人！

後學單周堯敬輓